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嫁/远月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 9

ISBN 978 - 7 - 5399 - 4760 - 0

I. ①血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2992 号

书 名 血嫁 (上、下)

作 者 远 月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

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

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

文 字 编 辑 风染白

责 任 监 制 卞宇坚 江伟明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569 千字

印 张 46

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4760 - 0
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能喷出火来，好奇的我忙冲了过去。但到的时候，那个喷火的人已经被里里外外围了几圈，我长得矮小看不到，而听到那阵阵喝彩声，我更是心痒。

“爹，真的能喷火呀。”就在这时，清脆而兴奋的声音传到我的耳畔。我抬头一看，一个中年男子将他的女儿举到头顶，小女孩与我年纪相仿，她看得开心，猛拍掌，不时发出惊叹声。我仰着头死死地盯着他们，最后忍不住扯了扯男子的衣角，男子一看到是我，脸色大变，忙抱着她的女儿走了。

“爹，我还要看，爹我还要看。”小女儿哭闹着不愿意离开。

“下次爹再陪你看，下次爹再陪你看。”男子带着他的女儿逃也似的跑了，避我如蛇蝎，似乎走慢一点，我就会用鞭子抽打他们一般。其实我只不过是想让他也抱抱我而已。

“小心——”秦剑一声惊叫，让我整个人清醒过来，如果不是他用力一扯，我刚才肯定撞石柱上了。

“娘子小心，如果你有什么损伤，岳父大人定会以为我虐待你，到时为夫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干净了。”秦剑笑着说，说话间，他依然用力地牵着我的手。突然我有一种感觉，有秦剑牵着我，我就是闭着眼睛走路都不用害怕。

上了马车之后，我又软软地偎依在他的怀中，不知道是困，还是他的怀抱太舒服，我竟然在马车里睡着了，直到回到楚府才幽幽醒来。

“小姐回来了——”我一下马车，就听到门前的侍卫奔走相告，我只不过是离开了三天，大家就那么想念我了？说真的我有点感动。

“合欢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少爷他……少爷他……他就要不行了。”李管家声音哽咽，浑浊的眼珠带着泪光。他是看着我爹长大的，主仆二人感情深厚，即使我已经这么大了，他依然唤我爹为少爷，那声“少爷”包含着说不尽的疼爱。

虽然我与爹素不亲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爹快要不行，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。

“前几天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……”秦剑一皱眉，扯着我往里走，步履显得焦躁。然而，越靠近爹的寝室，我的心就越乱，脚步像有千斤重那般迈不开。

“我不进去了，前几天都好好的，能有什么事？如果你担心，就进去瞧瞧。”我一边说一边往外走。一直以来，我对爹都充满怨恨，怨他对娘那般冷漠、怨他对我那般厌恶。爹在我心目中，是可有可无的。但在这一刻，我的心却堵得慌，

你的身边，不离不弃。娘子你的脚站麻了吧，夫君抱抱。”秦剑声音如哄孩子一般，他朝我温柔一笑，那一笑将我所有的不快都吹走了，尤其那一句“不离不弃”，暖人心窝。我还在愣神，他已经亲热地将我抱了起来。

他的手臂很有力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走得很稳很稳，身上的热气一点点袭向我，驱赶了我身上的寒气，我感觉整个人暖暖的，一直暖到心里。

娘，你看到了没？秦剑对我很好，欢儿这辈子一定会比你过得更加幸福。

爹，你看到了没？即使你不肯抱我，也是会有人抱我的，秦剑的怀抱比你的暖多了。

我在秦剑的怀中闭上了眼睛，嘴角微勾，一脸甜笑。

不知道是不是一天一夜没合过眼，我在秦剑的怀中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已经日落西山，我竟然睡了那么久。

“小姐，喝点粥吧，你睡了一整天，一点东西都没有下肚。”小叶端着粥走到我跟前。因为爹的离世，她跟府中的所有丫鬟一样，哭得眼睛红肿。与我相比，她更像我爹的女儿，而我就像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，但是等所有人的眼睛已经不肿了，我的心还在堵，还在隐隐作痛。

“小叶，你先出去，我来就可以了。”秦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小叶身后，一身月牙白的长衫，更衬得他面如冠玉，丰神俊朗。

他温柔地接过小叶手中的碗，舀了一匙粥，送到嘴边吹了吹，再递来给我。温柔如水，看得小叶一脸羡慕，那表情恨不得她才是小姐似的。我得意地瞥了小叶一眼，心也软成一摊。

我一口一口地吃着，似乎吃的不是粥，而是蜜。

“相公怎么那么早就来了？莫非一大早就想我了？”我大无畏地抬起头看着秦剑，自认姿态妩媚、声音娇柔。秦剑的眸子晶亮，如昨晚天幕上最璀璨的两颗星，但却找不出昨晚的柔波。

“天气冷了，你穿那么少来开门，着了凉怎么办？”秦剑的声音带着薄怒，拦腰将我抱了起来。动作自然娴熟，语气中流露出关心，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追夫多年，受尽他的嘲笑奚落，何曾想到有这样的一天？

小叶很识趣，快速地从我面前消失，只是走之前还朝我做了一个鬼脸。这丫头胆子太大了，都是被我惯的。

“不穿少点，相公又怎会抱我？”我将头往他怀里蹭。耳濡目染，我说话的腔调，神似柳色馆里那些形形色色的美男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声音太娇媚动听，秦剑的身体僵了僵，那时的我还傻得以为他酥了骨。

“你穿得厚还是薄，都是我的娘子，我不抱你抱谁？”秦剑的声音虽然带着责怪，手却是轻轻抚摸着我的额头，这份温存让我鼻子酸酸的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每个女子都要嫁人，原来嫁了人会这么幸福。

“你昨晚睡得不好吗？”抬头发现秦剑眉角处带着微微倦意，我竟然忍不住用手轻轻抚了一下。

“昨晚的确睡得不好，因为想……娘子了……”秦剑低下头，他离我很近，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，酥麻得很，我的魂儿又开始荡悠悠的了。

“我也想你了。”我甜甜地笑，声音清脆而响亮。他还不是我相公的时候，我对他的思念就已经人尽皆知，如今他都是我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好害羞的？

“真的想了？”秦剑勾唇浅笑，笑得荡人心魄，我还来不及拍胸口保证，他温热性感的唇已经准确无误地覆上了我的唇，辗转吮吸，舌尖挑逗撩拨，我感觉我又要飞上天了。

“真的想了，想得昨晚都睡不着觉了。”秦剑听到我如是说，眉眼弯弯，心情似乎很好，而我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，心又舒畅了不少。

“想我就好，今日茶庄那边出了点事，老李处理不了，我要回去一趟，欢儿是想现在跟我回去，还是等我晚上再来接你？”

秦剑一边说一边体贴地拿袍子披在我的身上。这是他第一次叫我欢儿，这是他第一次替我披衣服，我觉得这段时间太多第一次发生在我们之间，美好得让我觉得虚幻，让人心底欢喜的同时，又有点忐忑不安，似乎这些只不过是镜花水月，一点都不牢固。

睛都有点潮潮的。

“谁要这小木头，那么丑。”我轻轻地把玩着，嘴里说不喜欢，手已经把它放入兜里，其实我口不对心。

“嗯，以后每年送你一个，直到你我的头发都白了、牙齿都掉了。”秦剑用他的下巴蹭着我的额头，感觉很是舒服。我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，很久没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了，感觉像是整个人都沐浴在温水里。我踮起脚轻轻帮他拂拭身上的雪絮，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眼前这个男人是属于我楚合欢的了。

“那你想我吗？”明知我这样问他，他一定会说想的，但还是想听他亲口说一次。

“你是我娘子，我不想你想谁？听秦管家说你病得严重，我都急疯了，恨不得能飞回来看你。后来听说你病情稳定了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欢儿身体一向很好，这回怎么就病了？”

“这还不是怪你？你叫我光着身子等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会着凉？”

“欢儿你真是光着身子等了我一晚呀！”秦剑听完则忍不住笑出声。我被他笑得有点恼了，不是他叫我这么做的吗？

当天晚上秦剑百般温存，千种温柔，深情缱绻地抱我上床。我记得他轻轻地脱下我裹在身上的袍子，然后吻上我的唇，那一刻我激动得浑身战栗，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喷涌出来，但接下来我们俩做了些什么，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那一段记忆似乎完全从我头脑中抹掉，一点点痕迹都没留下。

“娘子，昨晚还满意吗？”秦剑眼神暧昧，俊美的脸庞带着一抹醉人的酡红，似乎还回味着昨晚的销魂蚀骨。

“我，我——很好……”我绞尽脑汁去想，但与他缠绵一吻之后的记忆真的没了。我动了动身体，并没有什么异样，那我们昨晚究竟有没有洞房？我很想问秦剑，但每次话到嘴边都吞了下去。

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如此，我的记忆总像丢了一半，有些事记得很清楚，有些事就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尤其与秦剑亲热的记忆更加模糊，但每次醒来我都裸着身体，身体青青紫紫，全是欢爱过的痕迹。但至于我们怎么缠绵，我又说不上来。

当秦剑每次情意绵绵地问我是否满意，我除了羞答答地说好极了，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那时我还傻傻地以为我得了什么重病，偷偷去寻访名医。后来想想才发现自己真是傻得彻底。

秦剑虽然没有再出远门，但每天都早出晚归，我能看见他的机会并不多。我

的茶楼，但生意并不好。他妒忌你家茶楼生意红火，早就想下手了，只是以前忌惮你爹，不敢动手，如今你爹娘都不在了，他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，我秦剑的妻子是他能欺负的吗？”秦剑说这话的时候，极为温文，但却带着一丝凌厉，让我心甜，感觉天塌下来也会有人帮我扛住。

“被烧的茶楼我已经命人重建；被烧死的人，我已经命人带银两去安抚。陈鑫证据确凿被抓入大牢了，我会好好给他一个教训。今日早上与公孙浩见了一面，两家已经达成和解，做生意以和为贵，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。河运我们各占一半，日后河水不犯井水。

“徽城纸贵，青州纸虽贱，但质量太次，用了怕砸招牌，我改用肃城的纸，质量尚可，价钱比徽州纸便宜一半，还有……”

我愣愣地看着秦剑，嘴巴张得大大，几乎忘了合拢，他怎么那么厉害，才短短半天时间，居然都处理得漂漂亮亮，真是神了。

“这是楚家各店铺这半年的赢利所得，我已经替娘子在银号开了一个户，娘子拿着这牌子就可以去取钱。各掌柜会定期送账目到府中。娘子放心，有相公一天，就没有人可以欺负到欢儿。”秦剑眸子柔波荡漾，那款款深情让我动容。

“娘子，这样处理你还满意吗？”我将头点得如鸡啄米，有夫如此，妇复何求！

“就点头而已呀，有没什么犒赏夫君我，我可是忙碌了一个早上。”秦剑笑得让我春心荡漾，当我正想着再次献身给他的时候，他却只是索了一吻就走了。

自此之后，楚府那些劳心劳力的生意，我都一律交给秦剑去处理了。刚开始我还装模作样看看账本，但慢慢地这些东西我看也不看了。反正有秦剑在，他一定能将生意做得兴旺发达。

秦剑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，婚前对我极尽嘲讽之能事，不但将我贬得一无是处，还只要远远见到我就像见鬼一样转身就走。然而婚后他却如此体贴入微、温柔似水，不但允许我带着小叶出府去玩，有空时还会带上我狩猎、游玩，甚至到处去吃好东西，好得我也为之动容。

秦剑每天早出晚归，我心疼他劳累，从不吵着要他陪，闷了我就自己找乐子去，有时喝得酩酊大醉回来，秦剑也从来不责怪，只是对我说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人活着就要活得洒脱、活得肆意，偶尔醉酒又何妨？他说就是喜欢我的洒脱，喜欢我喝酒，那些扭扭捏捏、矫揉造作的女人他才看不上眼。

在秦剑的鼓励下，我更是有恃无恐。秦剑没空陪我的时候，我继续骑着我的



第七章

崩天变色

我窝在秦府足不出户，但外面的人却依然不肯消停。如今秦剑不在，他们又开始大做文章，说秦剑羞辱交加，终于受不了我与其兄有染，远走他乡，连家门也不愿意踏入半步了。

听到这些话，我为之气结，恨不得冲出去扇这些人的耳光。但外面似乎人人都如此说，我该去扇谁的？若是以前我定捉几个往死里整，来一个杀鸡儆猴，让所有人闭嘴。但如今有了秦剑，始终有顾虑，怕他会不喜欢。如今人也变得畏首畏尾了，就只能整天待在家生闷气。

十天后的一个深夜，秦剑带着一身寒意回来了。

“欢儿，快开门。”秦剑的声音低沉而沙哑。我想起他这段时间的可恨，就故意假装听不到不去开门。但他一声声唤着，似乎很焦急，我不禁心软，只好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气呼呼地将门打开。

“秦三少，你还记得回家呀，我以为外面的花花草草迷了你的眼呢。”我将嘴巴撅了起来，也不正眼瞧他一下。

“欢儿，快换衣服。”这次秦剑没有像以往那般亲昵地亲吻着我的额头，反而十分霸道地剥我身上的衣服，如果不是看他神情凝重，我真以为他发情了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我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见他神色凝重，我心中微微不安。

母，两人每每针锋相对，几次大打出手，吃亏的多是西天翼，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皇子。两人因此积怨甚深。

娘十五岁出嫁，九岁的西天翼竟然偷偷将我娘珍爱的嫁衣戳了几个洞。因为时间紧迫，又来不及弄新的，一向吹毛求疵的娘只能穿着那戳了几个洞的嫁衣成婚。更过分的是这西天翼不知道在娘的嫁衣上放了什么粉，弄得娘浑身瘙痒难耐。如果不是及时吃了解药，现场一定难堪不已。这件事让娘恨得牙齿都险些咬碎。

西天翼十八岁纳妃，那年我八岁。我偷偷在他新房里的被褥下放了几泡鸡屎，并拿东西遮掩着。娘知道后，非但不呵斥我，反倒盛赞我做得好，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给他的被褥上也洒了痒身粉，而我则放了数十个芒刺。这东西小小的，但浑身带刺，扎着会刺痛难忍。我们母女做了坏事，脸红红地溜了。

西天翼这个洞房花烛夜有多难忘我不得而知，只听说半夜他发出了一声鬼嚎，惊醒了一府的人。而我跟他的梁子也算是越结越大了。

外婆死后，柳媚娘想尽办法讨外公欢心。但一向怜香惜玉的外公，对她始终是冷冷淡淡。渐渐地，柳媚娘死了心，从此青灯古佛，在她的飞凤宫里深居简出，不再问世事，就连自己唯一的皇儿也不理不睬了。外公见她如此，反倒有点怜惜西天翼，虽说不上宠爱，但也不像以前那般冷漠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西天翼变得愈加沉稳，在其他人面前谦恭有礼，还试图与我娘一笑泯恩仇，但我娘却不买他的账。果然，狐狸终是狐狸，掩藏得再好也有露出尾巴的那一天。

有一次我在皇宫碧池看荷花，被人一把推入池中，差点溺死。虽然我没转身看到下毒手之人，但那身狼一般的气息，就是离我再远些，我都知道是谁。娘要找他算账，我扯住了，没凭没据，奈何不得他，反倒让人觉得我们母女得势不饶人。

“他来阴的，我们来黑的。”我稚气的声音让娘冷静下来。从此我们由明争到暗斗，积怨更深，杀敌一万，自损八千。这些年来，他吃亏不少，我们也不好过。

后来娘在宫外的风流韵事传到宫廷。外公震怒，下令不许我娘再踏足宫廷，而我与他没再见过。但每次提到他，我都恨得咬牙切齿的，短短几年不见，这厮怎么就做了皇上了？

“如今他是皇上了，如果还记住当年的恩怨，岂能叫我活命？”一想到这点，我背脊凉飕飕的。

“早知是这样，我当年就该将他往死里整。我当日怎么不一脚踹死他，一刀劈



第八章

万里寻夫

我日夜兼程，风尘仆仆赶到通州新瞿路四巷八号，果不其然，又扑了一个空。府中的下人说秦剑刚刚离开，看着这么大的一间宅子，我心中犯疑，秦剑不会在这里养了几个千娇百媚的狐狸精吧？

“小叶，给我去搜，如果有狐狸精，给我拖出来乱棍打死。”我怒气冲冲地说，说完率领小叶及几个楚府的家丁进去搜屋，宅子的总管出来阻止，被我一记冷眼吓得结结巴巴，躲在一旁颤抖去了。

我这次出来找秦剑，带了不少人过来，还有一条手腕粗的绳子。如果秦剑不肯回家，我就是捆也要捆他走，再不发威，他还真以为我这西京小霸王是浪得虚名。

听到我的命令，我带来的人如狼似虎地冲进去，很快就将这宅子翻了个底朝天。

“小姐，不要说女人，就连女人的半片衣角都没找着。”小叶无比失望地说。这没脑子的死丫头，难道她还真想搜出一堆女人出来？我狠狠拍了一下她的脑袋，里面一定是生草了。

“你们少爷去了哪儿？”搜不出女人，我这心舒坦多了，谅他秦剑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在外面养女人，除非他不想活了。算这厮还有点良心，我心里甜滋滋的。

的，见到与秦剑身量相似的男子就冲过去，但总是失望。

“秦剑，你在哪儿呀？”因为害怕，我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。

“快逃命吧，这里守不住了。”这话一出，人群开始骚乱，人群拼命往回走，人太多，我被撞得头晕眼花，与小叶牵着的手被人群冲散了，守护在我四周的侍卫也不知去了哪儿，却唯独看不见秦剑……

“秦剑，快逃呀——”影绰火光中，我看见秦剑站在土墙之下，肩膀扛着一个大沙包往上冲，不舍得离开，这傻瓜，不要命了？我拼命朝他奔去。

轰的一声巨响，秦剑所在的土墙被大水冲开了一个缺口，滚滚洪水冲了进来，将他一下子冲倒。

“秦剑——”我撕心裂肺地喊着，一边喊一边疯了似的朝前冲去，想将他拖回来。

“你是不是找死？”突然我的肩膀被人拽去，回头一看竟然是满脸怒容的秦剑，那被洪水冲走的男人是谁？我竟然认错人了？

“我以为那个人是你。”我喃喃地说，看到秦剑平安无事，巨大的惊喜让我几乎说不出话来，只痴痴地看着他，他没事就好。

“你……”秦剑听到我的话，身子僵了僵，但很快他就一把抱起全身是泥的我，飞也似的奔回去。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胸膛起伏得厉害。我将头埋在他的胸膛里，原本一肚子责怪的话，此刻却一句都说不出来，只要他平安就好。

“小姐，我以为你……”小叶看到我平安无事，哭着扑了过来。

“你这丫头真是杞人忧天，你小姐我福大命大，就算所有人都死光，你小姐我也会活得好好的。”我得意地笑，但没笑几声我就生生停住了，因为感觉气氛太冷。

“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早已被洪水冲走，被泥土掩埋了，还敢在这里张狂？”秦剑用那喷火的眸子狠狠剐了我一眼，我这样冒险还不是因为他？我心中有点委屈。

“全身都是泥，脏死了，快洗洗。”秦剑的话刚落下，丫鬟就送来了热水。秦剑关门出去，我很想叫他帮我洗洗，但始终说不出口。

泡了一个热水澡，顿时浑身舒坦。可我躺在床上却总也不见秦剑过来，不禁心有点急，出去抓了一个丫鬟一问，才知道这厮去另一间寝室睡觉了。我心头火起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

“你怎么不跟我一起睡？”我一脚踢开他寝室的门，叉着腰气呼呼地出现在他

的床前。

“哪有女人像你这般说话，你就不怕被人听见了笑话？”秦剑的笑容暖得就要将我融化，眉眼间绽放着让人沉醉的春情。

“你多日离家不归，我被人笑得还少吗？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睡，你不知道我想你了吗？”我越说越委屈，鼻子酸酸的，有点想哭，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很不矜持地爬上了他的床。

秦剑穿着白色单衣，扣子没有扣好，露出结实的胸膛，那麦色的肌肤在这样的夜晚发出诱人的光。我的手忍不住探了进去，轻轻抚摸了起来，这样的场景想了多少个夜晚，如今一切出现在眼前，我的眼眶竟然湿湿的。

“欢儿，这里不能乱摸。”秦剑的气息微微粗重，边说边轻轻将我的手拖出来，清亮的眸子多了几分迷离的光。那性感的唇瓣温润有光泽，让人恨不得俯下身，狠狠地啃一口。

“你今日就像一个疯子。”秦剑用手抚了一下我的发丝，但语气带着深深的责备还有怒意。

“我以为那个是你，我想跑去救你，你两个月都不回来，我很想你。”说着说着，我竟然很不争气地掉了几滴眼泪。

“我想你了。”我一向不亏待自己，将上半身覆在他身上的同时，狠狠地啃上他性感的唇瓣，用力地吮吸缠绵，手也不闲着，在他身上游走。我想他了，很想很想，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体会到我这种想念、这种相思之苦。

“欢儿，别……”秦剑的声音变得嘶哑，呼出的气息变得灼热，他伸出手想推开我，但却没有什么力度。

“欢儿，别……”我不管他怎么叫，狠狠地亲吻着他，用舌尖挑逗着他，用胸前的丰盈去蹭他。

“你这小妖精——”

秦剑的身体越来越滚烫，推我的手渐渐无力，最后抚上我的腰，轻轻揉着，嘴里沙哑地说“不要”，却猛地翻身，将我狠狠压在身下。

当秦剑贯穿我身体的瞬间，那尖锐的痛意，让我整个身体不自觉地蜷了起来。

“痛——”我的指尖狠狠掐进秦剑的背脊，他抬起迷离而迷醉的眸子看着我，带着震惊，没错是震惊，这表情我记得很清楚。

但我根本无暇多想，那尖锐的痛意让我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吟，听到我

去，刚刚贪婪地看着我的侍卫，全都惊惧地低下了头。

“你就不能穿好再出来吗？”秦剑一把将我搂在怀中，我低头一看，胸前只是敞开了一点点，也不甚碍事。

“我以为你又跑了，我怕又找不到你。”我将头匍匐在他的胸前，他的胸膛起伏着，却不再说话。

“你不是又准备开溜吧？”我皱眉道。

“我再溜，你还不得把秦家的家业都搬给魅影坊了？”秦剑笑了，笑声酣畅而温暖，心情似乎很不错。这厮消息真灵通，我软软地赖在他怀中，睡到现在，整个人还是软软的。丫鬟进来服侍我梳洗的时候，一个个都羞得低下了头。

我低头一看，脸也忍不住烧了起来，身体上下无不留下昨晚激情的印记，到处是吻痕，甚至连牙齿印都有。他什么时候咬我的，我都忘了。想起昨晚的旖旎春色，我傻傻地笑了，也不怕丫鬟笑话。

“小姐，你今日有点不同，莫非昨晚……”小叶一过来就不怀好意地盯住我，我朝镜子一看，镜子中的人是我吗？粉脸含春，双眼含情，说不出的妩媚，道不尽的风情。

接下来十几天，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，却也是我这一生最不愿意忆起的时光，因为想起时太痛。

我们去大漠看日出，那雄伟壮观的瞬间把我的小心灵震得一颤一颤的。我们爬过巍峨的天铸山，当登上顶峰的时候，我兴奋地又蹦又跳。秦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笑，笑容融入早晨的柔光里，很是迷人，我忍不住上去亲了一口。

“楚合欢在此亲了秦剑一口，秦剑没亲她。”我用上所有力气在石壁上勾画着，还没有勾画完，秦剑暴风雨般的吻就落了下来，吻得我喘不过气，吻得我出声求饶，吻得我非把石壁上的字改为：“天铸山峰巅，楚合欢、秦剑相亲相爱，相抱相吻，直到天荒地老。”

他嫌我刻得不够深，亲手用他的剑将这几个字深深地刻在石壁上，一边刻一边亲着我，情意浓浓，温柔缱绻，那时我觉得这男人比我还小孩子。

多年之后，当我再登天铸山看到“楚合欢、秦剑相亲相爱，直到天荒地老”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笑了，笑得流出了眼泪。

过了黄沙弥漫的大漠，我们去了文人骚客最多的烟州。那里杨柳依依，溪水绕屋，花香扑鼻，到处可见是诗社，琴坊。文人斗酒比诗，别有风情，就连酒肆

摸一下身边都是冷冰冰的，秦剑没有回来。

此后我谨言慎行，不想让自己再成为别人嘴里的谈资笑柄，即使遇到挑衅，我也视而不见。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讨好秦剑，努力地修复我们的关系。终于秦剑再次回到我的卧室，那一夜我们缠绵到天亮，幸福的潮水几乎将我淹没，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。

在我以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时，更大的噩运降临到了我的头上，我被秦剑和丫鬟捉奸在床。

众人涌进寝室之时，我与秦府新招入府的俊美侍卫，竟然赤身裸体地抱在一起，我的头埋在他的胸膛上，两人的脚交缠着，姿势实在暧昧得让人想入非非。尤其裸露的身体青青紫紫，满是欢爱后的痕迹。我猛然惊醒了，扯过被子遮住身体就尖声大叫。

“楚合欢，你，你……”秦剑脸色发黑，指着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，众丫鬟尖叫着跑了出去。

“秦剑，不是你看的这样，我……”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，身旁那个素无交情的侍卫竟然开口了——

“少爷，我与少夫人真心相爱，情投意合，万望少爷成全，让我与夫人能长相厮守。”听到侍卫这句话，我整个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这个浑蛋！我什么时候与你真心相爱，我什么时候与你情投意合？你这样害我，你不得好死，你得下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”我声嘶力竭地吼着。

“够了，楚合欢！”秦剑怒吼一声，拂袖而去，而那个年轻侍卫也连滚带爬地跑了，我感觉自己吞了满口的黄连，苦得说不出话来。

我被人算计了。

是哪个杀千刀的陷害我？我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哭了。

第二天秦剑送来了休书。

中又悲又苦，又怒又哀，百般滋味，唯独缺了甜。

“小姐，我打听到他们在望江楼订了厢房，我们去那儿等着他们吧。居然敢这样耍我家小姐，一边写信叫小姐等他，一边大摆宴席另娶妻，还不知廉耻地在这里搂搂抱抱，实在是太可恨。”小叶扶起我，一脸的愤恨。

小叶的声音明明近在耳边，但我却觉得有点缥缈，整个人迷迷糊糊地跟着小叶朝望江楼走去。此时望江楼正是热闹时，一楼大堂已经坐满了人，不时觥筹交错的声音传来。我低着头脚步浮浮地往上走，绝望愤怒的感觉弥漫了全身。

“刚刚那个好像是淫娃楚合欢。”

“七爷，你一定是喝高了，那荡妇早卷款与人私奔了，她还有脸回来？想不到娘放荡无耻，女儿更甚。”

我一步步往上走，身后喧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。望江楼的二楼雅致清静，回廊之后就是一排排厢房。二楼我曾来过，但一直不喜，因为太过安静。我更喜欢热闹。

今日我觉得这里很好，静得听不到闲言杂语，高得能将下面的景观一览无遗，甚至将那对狗男女亲昵的小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当他们白衣飘飘，牵着手走到望江楼的时候，小叶将一大桶辣椒水朝他们泼下去，我知道秦剑武功高强，听到声响，一定躲避，我掙起衣袖，算准他躲避的方向，将一桶狗血泼了下去。

秦剑淋了一身，雪白的袍子瞬刻染红，但他怀中的公孙媚却滴血未沾。他将她保护得真好，只可惜这位才色双绝的公孙媚，显然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顿时吓得花容失色，偎依在秦剑怀中瑟瑟发抖。

秦剑在下，我在上，我们两人就这样对视着。我第一次看见有人被淋了狗血，还可以如此从容冷静，依然站得玉树临风、飘逸出尘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做了亏心事，腰板还可以挺得那么直。

“真可惜，早知再多要一桶狗血。”小叶边说边拍着手，有点意犹未尽。一楼大堂的人听到公孙媚的尖叫声，全都涌了出来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

“媚儿，有没有淋着？我们走了。”秦剑低头温柔地看着公孙媚，那宠溺的眼神如针扎在我的身上，他竟然连一个解释都懒得给我了，他何曾如此宠溺地看过我？

“你看，真的是那个淫娃，我就说了，我怎会喝高？”刚才大堂里面喝酒的男人走了出来，一看到我就兴奋地嚷了起来。

“莫不是这贱人被人骗光了钱财，又跑回来了？”旁边一男子嘿嘿地笑着，举止轻佻。

下面的声音渐渐大了，大到即使我在二楼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曾几何时，他们一看见我就噤若寒蝉，大声喘气都不敢，今天怎么个个都吃了豹子胆一般，敢这般大声对我说话？

我并不知道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西天翼下旨说我娘的行为放荡形骸，让皇室蒙羞；其女楚合欢骄横跋扈，与人私通，丧德败节，让西凌王朝蒙羞，其罪当绑石沉海。但皇恩浩荡，从即日起撤掉长公主封号，其女也贬为平民，与皇家再无半点关系，不经召见，不得踏足皇宫半步。

当我得知这消息的时候，笑出了眼泪。我娘都已是长眠地下的人了，他西天翼还揪住不放？莫非他还想挖坟鞭尸不成？

“你们，你们再在下面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我……”小叶气得浑身发颤，这些年她跟在我后面狐假虎威，虽只是一个丫头，但谁也不敢大声对她说一个不字。今天受到如此奚落，她的脸因生气而涨得通红。

我死死盯住秦剑，我等他说一句话，说他娶公孙媚是迫不得已，说他与公孙媚什么关系都没有。

“楚家小姐，那小侍卫玩腻了，回来逛柳色馆？”秦剑眼神疏离淡漠，嘴角带笑，那笑透着嘲讽，一如相识的最初。他秦剑竟然叫我楚家小姐，他居然问我是不是回来逛柳色馆？心一下子被撕裂，真真痛彻了心扉。

“堂堂天下第一美男秦三少，我睡了几次也腻味了，何况一个小小侍卫，听说柳色馆进了很多好货色，我忍不住过去瞧瞧。”我媚笑道。

“对了，忘了告诉公孙小姐，秦三少侍候女人的确一流，当初在床上的确让我满意，虽然比不上柳斐、崔五，但如果价钱便宜点，冲他这脸蛋，去柳色馆挣点钱，养活公孙小姐也不是难事。”

我咯咯地笑着，在我的笑声中，秦剑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但最难看的还是公孙媚。



第十三章

过眼云烟

“我们祥发钱庄，不是整个西凌王朝最有信誉的钱庄吗？怎么会说倒闭就倒闭？”我扶着柱子站起来，过了那么久，被秦剑踹了那一脚的地方还是痛，估计真真痛得入了骨。

“我们祥发钱庄的确信誉良好，分号开了一间又一间，那是因为有你爹在。”这掌柜说这话的时候瞥了我一眼，这一眼饱含蔑视与嘲讽，但不经意间又带着一抹悲凉与哀痛。

“说详细点，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。”要是以前我一定大发雷霆，但如今被人吐唾沫都可以忍了，何况是白眼？

“如果小姐想知道，那小的说就是了。这几个月，楚家经营的茶楼、胭脂坊、绸缎庄一间接着一间倒闭，速度快得惊人，像约好了一般。

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有人说是你娘生前奢侈无度，亏空了楚家的家底，也有人说是你娘娶的五夫，个个是骗子，都是冲着你们楚家的家财而去的，更有人说你楚家早先遭劫，丢失了数不清的钱财，生意上周转不来，总之是众说纷纭，但人人都亲眼看着楚家一点点败下去了。

“钱庄最重要的是信誉，昔日在他们心中永不倒塌的楚家，已经不能让他们感觉有保障了，钱放在我们钱庄不能让他们安心，他们就开始彷徨惊慌了。而这个时候对面多了一家瑞发钱庄，掌柜不知是何人，只知道实力浑厚，来头很大。

寿，在此大宴亲朋好友，没想到饭后个个腹泻肚子痛，尤其那姓钱的富商拉得气若游丝，差点就把老命搭上了。

醉香楼赔了大笔钱不算，桌椅都被姓钱的儿子砸了。最糟糕是人人都说醉香楼的鸡有毒，从此醉香楼生意一落千丈，最后支撑不下去，也倒闭了。

在西京称霸多年的醉香楼倒了，胭脂斋，刺绣坊，也一一倒闭，各有各的原因，都倒闭得合情合理，似乎活该它关门一般。

把所有事情串联在一起，我不用想都知道罪魁祸首是谁。有谁那么清楚我楚家所有店铺的运作？有谁可以轻易取得每一个招牌菜的秘制手法？有谁知道我们丝绸的进货渠道？

怪不得成亲之后，秦剑每天都那么忙，怪不得他天天闯南走北，连影子都不见，原来都在忙着怎样侵吞我楚家的钱财了，原来从娶我那一刻开始，他就觊觎我楚家的财富了，所有甜言蜜语、所有山盟海誓，都是假的，他不曾爱我分毫。我突然忍不住笑了，我楚合欢就是天下最大的一个傻瓜。

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许是我笑得太恐怖，小叶吓得脸煞白的，慌忙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晃着我的身体。我明明不想笑，却偏偏停不下来，越笑越凶，越笑越大声，直到我笑出了眼泪，我才不笑了。

“小叶，不用怕，这些店铺倒了，我手中还有爹留给我的房契、地契，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地，总会有人要的。”我抬头看了看天空，黄昏的晚霞正绚丽，天无绝人之路。

“小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小叶一下子变得雀跃起来，整个人又蹦又跳，眸子也亮晶晶的。我突然羡慕小叶，还可以笑得如此绚烂，而我笑不出了，满嘴都是苦，呼吸一下都感觉到痛。

第二天，我拿着房契去找爹留在别处的房子，没想到被人轰了出来。

“有房契为证，难道可以给你抵赖不成？如果再不搬走，我立刻将你告上官府。”我气势汹汹地说。

这房子是我们真金白银买回来的，房契我也有一份。”主人挺着个大肥肚子走出来，手里也扬着一张房契。我扯过来一看，两张地契并无太大差别，但他一看到我手里的地契，就笑得直不起腰来，说我的印戳是假的，我的脑袋轰了一声，有点眩晕。

口说无凭，我将他拽到官府，但得到的答案让我五雷轰顶。我包裹里的房契、地契全是假的！